

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

凌力 著

蒹葭苍苍

广州出版社

凌 力

蒹葭苍苍

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蒹葭苍苍/凌力著. 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 2001.8
(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/王巨才、张曰凯主编)
ISBN 7-80655-275-8

I. 蒹… II. 凌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5275 号

蒹葭苍苍

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510121)

广东省高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地址: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七路 7 号 邮政编码:526020)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20.5 万字 印张:11.375 插页:2

印数:1-6000 册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品 人:黎小江 责任校对:蚁燕娟

责任编辑:余正平 装帧设计:流 野

发行专线:020-83781097 020-83793214

ISBN 7-80655-275-8/I·35

定价:20.00 元

前言

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的五部散文精品。茅盾文学奖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奖，这五位女作家曾经先后以她们的鸿篇巨制获得这一殊荣，并在读者中享有广泛的赞誉和影响。其作品分别是：张洁著《沉重的翅膀》（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）、凌力著《少年天子》（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）、霍达著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（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）、王安忆著《长恨歌》和王旭烽著《茶人三部曲（1、2）》（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）。无疑，作为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，这些鸿篇巨制将长久地矗立于民族文化的璀璨殿堂。

然而，五位女作家既是小说大家，又是散文写作的里手。她们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、随笔佳作，深得读者的青睐。此次我们编辑的五部散文集——张洁著《此生难再》、凌力著《蒹葭苍苍》、霍达著《天涯倦客》、王安忆著《窗外与窗里》、王旭烽著《香草爱情》，就是遴选她们近些年来创作的散文、随笔精美篇什，集结而成。

五位女作家的散文集，题材宏阔丰富，形式散淡不拘，旨趣高远，文采华灼，或于沧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，摄取闪光的心灵，采撷带露的花蕾；或于漫漫岁月征途

中，记录下春华秋实，人生百味；或于怀古追史的幽思中，抒发胸臆。作品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、人生感悟，且经久久沉思而后成文，于是又有了作品意蕴的升华、思想的闪光。它们所带给读者的是无尽的事省悟、人生启迪和心灵的陶冶。

散文是作家心灵的窗口，五部散文集不但内涵充实，而且情深意切。无论是写人、描景、状物、叙事，皆有思有感而发，为时、为事而作，字里行间无不情感四溢，抒发着作者真挚的情愫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五部散文集也可看作是五位女作家心迹历程的描绘。女作家笔墨细腻隽丽，而每篇作品从总体的立意谋篇到局部的遣词造句，又无不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。她们情态各异、卓然不群，或是质朴的叙事，或是绮丽的章句，或是幽默的讽喻；或象征，或议论，或抒情……千般旖旎，尽涌笔端。读者在阅读中自会体味到篇篇美文蕴藉之美，文采之美。

著名文艺家高占祥、著名散文家袁鹰欣然出任丛书顾问，张洁、凌力、霍达、王安忆、王旭烽五位女作家倾力支持，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。

期待着读者的教正。

编者

2001年7月14日

NAD20/07

从山下以散步的速度慢^上引，一条很清的小溪一直伴着我的，冷^上低唱。时值春夏之交，满眼皆绿，不多时便^下起了雨。是那种典型的江南雨，迷^上散^上，似有若无，沾衣欲湿，才湿又干；说它是雨不如说是雾，可过一会儿雾粒如霰时又真成了雨。这如油如酥的雨，让我的周围一切更加绿了：脚下的野草；田里的秧苗；山边的灌木树丛；顺着山势铺上半天的森^上竹林。

通向仙霞关之山路在田间弯曲着，难得遇到别人，如果我们的几个人不说话，就只能听到沿途小溪水响和片断的山鸟啁啾，一片宁静和平。不过我很难想象，这是一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曾经金戈铁马，枪林弹雨，曾经血肉横飞，伏尸遍野……想到即将要看到著名的仙霞

前言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辑 感 遇

永远的故乡.....	3
我为什么爱书.....	8
UFO ——天外来客.....	15
平民美食.....	20
班夫人.....	27
燕邻.....	39
途中.....	43
蒹葭苍苍.....	46
盗亦有道.....	49
一肩风雪.....	52

第二辑 咏 史

杏林董仙·····	61
三县令·····	64
话说灶王爷·····	67
胡同沧桑·····	71
明英宗·于谦·小南城·····	77
细雨仙霞关·····	83
我心目中的历史小说·····	89
《梦断关河》后记·····	95
倾听历史的声音·····	99

第三辑 看 世 界

佛罗伦萨之夜·····	107
台湾饮茶小记·····	113
台湾买茶小记·····	117
访问匈牙利日记·····	123

我看到的今日俄罗斯·····	14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辑 清代民俗趣谈

官规与民俗·····	199
人之初·····	202
年年岁岁·····	219
民以食为天·····	266
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·····	304
生者与死者·····	341

第一辑

感 遇



永远的故乡

从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工作，直到今天快要退休，填写过数不清的表格，小时候由父母填，识字以后自己写，籍贯那一栏始终不变：江西于都县。我很为我的籍贯自豪，因为她是革命老区，是我们最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。每每读到有关于都的革命回忆录，甚至听到《长征组歌》中一句“红军夜渡于都河，跨过五岭抢湘江”的歌词，都令我备感亲切。

但我在五十岁以前，却从来没有回过家乡。有关家乡的一切，都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。

父亲是1931年不满十四岁时参加红军的，标准的红小鬼，从勤务员、司

号员、通信员干起，学文化上红军无线电学校，终于成为我军的通信技术干部。我从小就喜欢听他讲老家的故事。打土豪分田地和偷跑出山参军的故事讲完之后，他常常会回忆起小时候放牛的山坡水塘，栽秧割谷的田地和打谷场。我也就常常按照自己的想像，画上许多张我心目中的家乡图，父亲总是笑着摇头说不像不像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，在离家十五年后，父亲带着母亲回老家探亲，并把祖母接到城里来了。我很兴奋，总惦着向祖母打听山坡水塘和田地打谷场的事儿。祖母一口家乡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还是父亲翻译过来告诉我：土改以后，各户都分了田，山坡水塘打谷场大家共用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很想拿我的那些家乡图请祖母鉴定到底像不像，隐约觉得祖母不大喜欢我们姐妹，就没敢造次。老人家在城里住不惯，不到一年就急着回了江西。过了好久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因为家中没有男孩，老人家挺不高兴。到1957年，我母亲终于生了个弟弟，特意照了一张他穿开裆裤的相片寄给祖母，听说老人家逢人就拿出相片来显示一番，高兴得病都好了许多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历尽苦难的父亲终于获得解放，1979年双亲带着弟弟回老家给祖母扫墓。祖母终于没能亲眼看到她殷切盼望的孙子。探家回来的父亲说起此行，显得十分沉重。他说：没想到干革命干了五十年，家乡还是那么穷苦那么落后，连竹子都砍光了！他们在老家照了不少相片，让我看到了光秃秃的山，荒败的田地，东倒西歪的土屋，特别是与他们合影的乡亲们，衣着破旧，表情漠

然甚至痴呆，男女老少仿佛都不会笑。多年来我梦中那碧绿的、清清的水塘就此褪尽了彩色。父亲把从家乡带回来的珠粉、笋干等土特产珍藏着，隔好长时间才拿出一二来慢慢品尝，品尝时又免不了轻声叹息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到南昌参加滕王阁笔会。感谢笔会的组织者，安排我随几位老作家老同志到赣州、瑞金采访，我于是得以回于都老家探望。

当我站在村口的时候，只觉得热血上涌，心在胸膛里一下一下跳得又重又慢，仿佛撞钟，视听一时间都有些障碍，有如梦幻。原来，这就是我的故乡。

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周围的一切却毫不陌生。是不是因为在照片中看到过无数次？但这里的景象和照片上完全不同啊！满目欣欣向荣，展现了一派生机：水田平整如镜，绿茵茵的稻秧已长到尺把高，风过处泛起层层涟漪；清澈的河水哗哗流淌，河上新造了很现代味儿的石桥；电线杆和水泵房告诉我强大的电力已经输送进这小小山村；竹林森森、树木苍苍，覆盖着平缓的山坡，一直绿到天边。变了，全都变了！

不但环境变了，人也在变。亲族们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不因为我面孔陌生而见外，大家坐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儿。老辈人回忆着我父母两次回家的情景，甚至讲起关于我父亲少年时代的故事传说；同辈人说的是年来的变迁，科学种田的成果，多种经营的设想等等。男女老少，衣着光鲜，态度亲切自然，能感受到大家过好日子的心气儿很高。几位小学毕业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的远房堂

侄，更流露出奔小康的急切愿望，和十年前的全村文盲相比，俨然两个时代。

当然，有的也没改变：那处泥坯墙旧瓦顶的祖居还在，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，已成摇摇欲倒的危楼，十多户亲族仍然居住其中，卫生环境很差。不变的还有人们的生育观念，祖母那一辈的重男轻女似乎仍在传承着。祖居的院坝不算小，给我的感觉却是遍地小孩儿，一大半是女孩子，集中一起少说有二三十，还不算抱在怀里背在背上的婴儿。我的一位堂弟还不到三十岁，已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。要养活这么多人口，没有余力盖新房就可想而知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心里多年的沉重感消失了。想到我带回珠粉和笋干的同时，也带回家乡的新人新事新面貌，老父亲一定感到高兴、感到安慰，我更是一身轻松。尽管家乡仍然不富裕、离农业现代化还有很大距离，但毕竟上路了，走上一条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。

从那时起，又一个十年过去了。父母亲都已过世，我与家乡的联系也就随之更疏浅了。但我还是常常想起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人，祖屋翻盖了没有？多种经营搞起来没有？卫星电视有没有进山？那许多孩子是不是都上了学？……

其实，无论我是否回过家乡，无论家乡是穷是富，是愚昧落后还是文明先进，她总是令我牵挂，她总用一根看不见说不清的纽带维系着我的心。当年为祖母扫墓的时候，我就明明白白地认定了。那天我在祖母墓前默默地站了很久，许多往事萦绕心头。故乡的红土地养育了一代一

代的故乡人，千百年来他们在这里生息在这里奋斗，也把对故乡的热爱和深情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它必定也在我的血脉中流淌。不然，怎么解释我那挥之不去的亲切之感、依恋之情？

真的，无论我走得多远、离开多久，也许此生再没有回老家探望的机会，但我的根在这里，我是这红土地上生长的无数大树上的一片细小树叶儿。

赣南的红土地，你是我永远的故乡。

1999 年春节

我为什么爱读书

那年春天，我满九周岁，读小学三年级。

大欺小，强凌弱，是不是小学生间的普遍规律？难说。但我经历过的，大体如此，很少例外。

当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。我们那个子弟小学集中了从各个解放区来的孩子。因为原先很少就学机会，同班最年长的几名都十六七岁了。于是，我这个在今天最正常不过的三年级学生，竟成了全班最小的嘎巴豆儿。

又矮又瘦，还是女孩儿，理所当然地被划入“弱小族”。

就连常受大同学欺负的小男生，也敢来欺负我。